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断桥流水

冯玉奇◎著


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 馮玉奇著
 中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非外借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断桥流水

冯玉奇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断桥流水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8.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-7-5034-9815-2

I. ①断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89663 号

点 校: 袁 元

责任编辑: 牟国煜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5.75 字数: 173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MINGUO TONGSU XIAOSHUO
DIANCANG WENKU



目 录

第 一 回	水淋淋冰肌玉骨亲	1
第 二 回	怒冲冲复书强捉刀	13
第 三 回	冒雨访情侣惊喜欲狂	29
第 四 回	追踪送别离仗义援手	45
第 五 回	洞房花烛夜突遭惨变	59
第 六 回	灵犀通一点倾心相爱	77
第 七 回	此生不变至死亦靡他	94
第 八 回	陌路逢旧相思惊又喜	112
第 九 回	夜沉沉小别恨添长	128
第 十 回	泪涟涟心碎肠亦断	142
第十一回	忍痛做神女友爱堪敬	158
第十二回	含酸遇良朋知音永诀	174
第十三回	海上病缠绵怜卿情深	196
第十四回	断桥听流水还君清白	210
附 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225

第一回

水淋淋冰肌玉骨亲

常言道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从这两句话瞧起来，可知苏州和杭州两处地方真可说是人间的天堂了。单说杭州西子湖畔的风景吧，什么苏堤春晓、柳浪闻莺、南屏晚钟、雷峰夕照，听了这几个名词，也够令人感到可爱的了。所以一到春天的季节，那些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的人们，也无不把西湖当作一个唯一的良伴了。

且说这是一个风和日暖、云淡天青的天气，西湖的四周早已又散布了无数的青年男女了。这时那座断桥的石栏上坐着一个西服的少年，瞧他生得眉清目秀、唇红齿白，虽然皮肤并不十分白皙，但却更增他英武的风姿，确实是一个挺俊美的少年。他手里拿了一根竹竿，垂在断桥下那条不疾不徐的流水中，正在钓着鱼。不过他手里虽然钓着鱼，两眼却望着湖心中的游艇，呆呆地出神。他暗自想道：划船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，只可惜没有伴侣，一个人似乎太单调一些了。他心里既有了这么一个感觉，当然瞧着别人家身旁那一个个怪活泼的姑娘，心头格外会感到十二分的羡慕，觉得一个年轻人，不论男和女，似乎总应该有个异性的朋友来慰藉，那么他的生活上才会感到有种蓬勃的生气。不然，虽然是个春天降临的季节，又何尝不如秋天里一样萧条和枯

萎呢？想到这里，他有些凄凉的意味，忍不住微微地叹了一口气。

不料他这一口气还没有叹完，就听得有人大呼救命的声音触入了耳鼓，他心里倒是猛吃了一惊，急忙凝眸望去，只见湖心里有两只游艇偶然相接，一只游艇上大概有个人掉下水里去了，所以岸上的人们都大喊救命。见义勇为，这四个字在他心上认为是唯一的责任，所以他把手中的竹竿也不知抛向什么地方去了，立刻脱去了身上的西服，两手一伸，做个青蛙入水的姿势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水花飞溅之处，他的人早已钻入水底去了。大约有十分钟之久，方才见湖心的水面上伸出一个头来。这时那只游艇上的船娘早已把艇子划了上去，那少年手里抱了一个水淋淋的姑娘的身子，急急地跳到艇子上去。见那姑娘云发蓬松，散乱得不成样儿，也许是不识水性的缘故，所以她已有些昏厥过去的模样了。那少年见她这个样儿，心里也不免有些焦急，遂也管不得许多，把她身子覆在自己的膝踝上，给她吐去了几口湖水，一面把她胸部揉擦了一阵，方才见她悠悠地醒转了来。

那姑娘微微地睁开星眸，见自己的娇躯躺在一个少年的怀里，心中明白是被他救起的，虽然有些羞涩，但却是非常感激，樱口微启，低声地说道：“多谢你这位先生救了我的性命……”

那少年见她已经清醒，心里十分喜欢，遂向她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很乏力吧？我们到了岸上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再说吧。”

说着话时，船娘已把艇子划近湖滨，那少年遂扶那姑娘跳上岸去。那姑娘因为实在走不动路，觉得完全靠在一个年轻男子的怀里，又觉太不好意思，所以她向少年又说道：“就在这草地上先给我坐一会儿吧。”

少年明白她心中的意思，遂点了点头，把她身子扶到地上坐下，他自己也先向断桥上去拿脱下的衣服了。

少女见他走开了去，一时还以为他不再来了，这就急道：“先生，你怎么走了呀？”

那少年听她这么说，回头望了她一眼，笑道：“不，我去拿了衣服就来。”

那少女点点头，不觉把身子在草地上躺了下来，仰着脸望着蔚蓝天空中那一片片的白云，不免怔怔地想了一会儿心事。也不知经过多少时候，听耳边有人叫道：“小姐，这样躺着是很容易受凉的，我瞧还是找个地方，先把湿衣服换去了是正经。”

那少女忙回眸去望，见他拿了西服的上褂，已站在旁边了。因为人家的身上也是湿淋淋的，她芳心之中自然是有种难以形容的感激，遂从草地上站起身子说道：“先生这话虽然不错，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换呢？再说我们也不曾带着干的衣服呀。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不要紧，这儿附近乡村人家都是很仁厚的，他们肯借衣服给我们暂时穿一穿。只要我们把衣服用火烤干了，不是又可以穿上了吗？”

那姑娘含笑点了点头，纤手抬上去拢了拢披在肩上的长发，秋波膘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我还不曾请教先生贵姓大名，这次若没有你先生相救的话，恐怕我是要遭灭顶之祸了。”

那少年一面和她向前面村子里走，一面回答道：“敝姓李，草字树勋。你小姐尊姓？一个人在游湖吗？不知怎么会掉落水里去了呢？”

那姑娘粉脸上透现了一圈娇红，秋波羞涩地膘了他一眼，低声地道：“我叫许文琴……可不是，那真是倒霉，偶然一个人出来玩玩，就遭了这样意外的不幸。李先生，我真感激你。”

树勋见她明眸脉脉地凝望着自己出神，在这目光中是充满了无限感谢的意思，遂也说道：“许小姐，你别说感激的话，那我也不过是举手之劳，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文琴道：“虽然对李先生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在我就活了一条命，这关系可就大了。你想，怎不要叫我心中感激呢？”

两人说着话，已走到了一个村前，见里面有个院子，门口植有桃柳数株，红绿相间，十分好看。树勋快走了几步，到了院子的门口，探首望了望，除了泥地上散布着几只鸡，却是静悄悄地一无人声。于是他便伸手把竹篱笆推了推，这就发出了沙沙的一阵响声，然后他又高声地叫道：“喂！请问里面有人吗？”

随了这一句话，只见屋子里跳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来，她突然见了一个年轻的男子，两只滴溜乌圆的眸珠倒是怔怔地愣住了。树勋见她穿了一套青布的袄裤，头上梳了两条辫子，虽然是村姑的装束，却显得天真活泼、娇小可爱，暗想：倒是个怪秀丽的姑娘。遂又叫道：“小姐，谢谢你，给我们暂时借个地方坐一会儿好吗？”

那村姑见他全身稀湿，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正欲回答他的时候，只见后面又走入一个少女来，她的全身也是湿淋淋的，因为自己没有作声，文琴也含笑说道：“我们是划船掉到水里去的，请你小姐行个方便吗？”

那村姑这才明白过来了，“哦”了一声，点头笑道：“没有关系，请你们进里面来坐吧。”

树勋见她答应了，遂和文琴一同走进草堂。那村姑给他们倒上两杯茶，俏眼向他们一瞟，不禁抿嘴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两位怎么会掉到水里去的？”

文琴道：“原是我一个人掉落水里的，这位李先生把我救了

起来，所以累他衣服也湿透了。你小姐贵姓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”

村姑点头道：“我姓史，家里还有我的爸爸，他现在出去了。那么你们身上衣服不是该换下来烤一烤呢？”

文琴笑道：“我们正有这个意思，但史小姐能不能借几件衣服给我们暂时换一换呢？”

史姑娘沉吟了一会儿，微笑道：“不过都脏得很，你们两位可不要嫌齜齜啊。”

树勋听了，也忙说道：“史小姐，你这话太客气了，叫我们不是很不好意思回答吗？”

史姑娘抿嘴一笑，俏眼向他们一瞟，说道：“那么你这位小姐先跟我到房中去吧。李先生请独个坐一会儿。”

文琴向树勋一点头，便跟着史姑娘走到卧房里去了。两人到了卧房，见里面只铺一张眠床，用具倒也很舒齐。文琴问道：“史小姐，这是你睡的卧房吗？”

春姑娘含笑说“是的”，一面在大橱里取出一套衫裤，回身交到文琴手里，说道：“你小姐姓什么的？和李先生是朋友吗？”

文琴一面道谢，一面说道：“我姓许，和李先生是亲戚……”

文琴为什么要说亲戚两字，连她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但既告诉了她之后，心里又感到非常难为情，那两颊顿时玫瑰花儿样地绯红起来了。

史姑娘见她不胜娇羞的意态，遂也笑道：“许小姐，那么你换衣服吧，我给李先生带到爸爸的卧房里换去。”她说着话，已走出房外去了。

树勋坐在草堂上，见史姑娘走出来了，遂含笑问道：“史小姐，许小姐已经换好了吗？”

史姑娘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正在换哩，我怕李先生被湿衣服裹得久了，会受寒的，所以我先来带你到爸爸卧房去换一换好吗？”

树勋听她这样说，心里这就暗想：凭她这两句话，也可知史姑娘是一个很多情的人了。遂站起身子，很喜欢地道：“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，只不过累忙了史小姐，真叫人心里感激哩。”

史姑娘低了头走路，两眼望着自己的脚尖出神，听他这么说，遂轻声地笑道：“那也忙不了什么的，李先生别客气吧。”

两人走进房里，树勋见壁上有一张小照，里面是个四十多岁的老者，想来大概就是她的爸爸了。就在这时，史姑娘已把她爸一套布衫裤递了过来，秋波向他一瞥，笑道：“且不要管它大小如何了，李先生快换了下来吧。”

树勋见她意态可人，心里倒是荡漾了一下，一面伸手接过，一面连声地道谢。史姑娘抿嘴一笑，却又走出房外去了。

她走到自己的房门口，低低地问道：“许小姐，你衣服换舒齐了吗？”

只见里面答道：“换舒齐了，史小姐，你请进来吧。”

史姑娘于是一脚跨了进去，当她视线接触到文琴身上的时候，这就抿着嘴扑哧的一声笑起来了。文琴扯了扯衣襟，望了她一眼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？腰身还相合吗？”

史姑娘一撩眼皮，笑道：“差不多，只不过稍许短了一些。许小姐，我倒盆水给你洗个脸好吗？”

文琴道：“可是太累忙了你，我心里感到不安。”

史姑娘道：“没有什么忙，你别客气吧。”

说着，拿了热水，在面盆内倒了一半，放下了一条面巾，又拿过一面圆镜子，给文琴梳洗。文琴十分感激，一面梳洗一面问

道：“史小姐，你的名儿叫什么？不知肯告诉我吗？”

史姑娘把她脱下的衣服理了理，说道：“乡村里姑娘没有什么好的名儿，他们自小叫我小云，所以我就叫小云了。”

文琴笑道：“名字也不过是个记号，那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觉得小云这名儿也很不错。”

正说时，忽听房外有人嚷道：“许小姐直到此刻还不曾把衣服换好吗？”

文琴笑道：“早已换好了，李先生呢？”

随了这句话，见树勋已一脚步进房来了。文琴和小云骤见之下，还以为不是李先生呢，及至定睛细瞧，方知确实是李先生。两人弯弯腰，这就忍不住哧哧地笑了。树勋见两人这样好笑，遂微红了两颊，也笑道：“史小姐爸爸的衣服太宽大了一些，我穿了好像预备去偷人家鸡似的。”

文琴和小云听了，忍不住又好笑起来。这时文琴梳洗完毕，她拧了一把手巾，亲自交到树勋的手里，笑盈盈地说道：“李先生，你要把手巾擦一个脸吗？”

树勋见她这样多情，当然不忍谢绝，但伸手去接的时候，却瞧到文琴的粉脸真个是白里透红，仿佛剥出鸡蛋一般，一时倒向她不禁愣住了一会儿。原来刚才文琴没有理过云发，她的粉脸自然是未窥全豹，现在既把云发都向后掠了上去，脸庞露得清清楚楚，觉得文琴的秀丽，实在可说是西子复生的了。

文琴给他这一阵子呆瞧，在万分羞涩之中，又感到无限的喜悦，秋波逗给他一个妩媚的娇笑之后，又赧赧然地说道：“李先生，你怎么啦……”

树勋不等她再说下去，遂很快地把手巾按到脸上去擦揩，这举动在他正是避免呆瞧人家的不好意思。这时小云说道：“李先

生，你的衣服放在哪儿？我给你们都拿到院子里去晒一晒吧。好在太阳很猛的，不多一会儿就可以干了。”

树勋这才把手巾拿开了脸，向小云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史小姐，我衣服在你爸爸的房中，你给我们这一份儿地劳苦着，我们真感到不安哩。”

小云微微一笑，拿了文琴的衣服，已是匆匆地走到院子里去了。

文琴见房中只有两个人，遂向树勋低低地说道：“李先生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此恩此德，不足言谢。真不知叫我该如何地来报答你才好？”

树勋见她这两句话中似乎还含有些深刻的意思，一时心里也非常欢喜，遂走上一步，放下了手巾，把她纤手紧紧地握住了，微笑道：“我们彼此年纪正轻，何必说报答两个字呢？”

文琴听他这么说，也赧赧然地笑了一笑。她见树勋头上的西发还是湿淋淋的，遂拿了一柄梳，亲自给他理了理。树勋见她这个举动真是亲热到了极点，心里这一快乐，几乎连心花儿也乐得朵朵地开起来了，笑道：“许小姐，你给我梳头，我可太不敢当了。”

文琴睨了他一眼，有些怨恨似的神情说道：“李先生，我的性命都是你所有的哩，你说这样客气的话，那叫我听了心里不是很难受吗？”

树勋扬着眉儿，笑道：“那么我是该当的了，许小姐，你总可以不用难受了。”

文琴哧地一笑，她的粉脸又微微地红晕起来了。树勋见她实在妩媚得可爱，遂握了她纤手，低声问道：“许小姐，我听你口音不像这儿本地人，不知你府上在哪儿？是一向住在杭州的吗？”

文琴听他这样问，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也不是杭州人，而且也不是住在杭州的。”

树勋见她回答得有趣，遂笑道：“那么是不是趁着春假期中到杭州来游玩的呀？我猜许小姐一定还在上海学校里求学吧？”

文琴听他这样地猜，又摇了摇头，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猜错了，我并不是在学校里读书的。”

树勋笑道：“那么一定在办事了，不知是什么地方？大概女子银行或者是什公司里吧？”

不料文琴还是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当然是在办事了，不过并不像你猜想的那么高尚……”

树勋听了这话，心中倒是一怔，急道：“那么许小姐到底在干什么工作呢？”

文琴粉脸上笼上了一层羞惭的红晕，秋波逗了他一瞥惶恐的目光，低低地道：“李先生，我告诉了你，你一定会瞧不起我吧？”

树勋听她这么地说，心中更加疑窦丛生起来，遂微蹙了眉峰，明眸向她脉脉地凝望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许小姐，你说吧，我绝不会轻视你的。”

文琴这才嗫嚅着道：“我在银光歌舞团里做舞女。你想，我说了出来，心里不是十分惭愧吗？”

树勋纳闷了半天，这才恍然明白了，遂把她纤手更握得紧一些，平静了脸色，很正经地说道：“许小姐，我以为你不知在做什么事呢，原来是做舞女的，那也算不了是件丢脸的事呀。我以为凭自己的气力来换饭吃的人，这是最神圣的了，只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克服四周恶劣的环境，你说对不？”

文琴听他这么地说，点了点头，十分感激地望着他俊美的脸

庞，说道：“李先生，这是承蒙你瞧得起我，所以才有那么的见解。不过我们年纪很轻，目前为了生活的逼迫，那当然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总希望将来有个光明的前途，所以我们团里的姑娘，谁肯不保持她固有的清白呢？李先生这话是不错的，只要我们有坚强的意思，定能应付四周恶劣的环境。”

树勋听她这样说，把她手不免连连地摇撼了一阵，笑道：“我就知道许小姐不是一个平庸的姑娘，那么你大概是北方人吧？”

文琴点头笑道：“是的，我是河北北平人，李先生当然是南方人了？”

树勋道：“杭州就是我的家园，不过我也常在外面的日子多，今春回乡来探望母亲，不料竟和许小姐相识了。这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”

文琴乌圆眸珠一转，掀起酒窝儿，笑道：“可不是？我们银光歌舞团原也路过这儿，所以假座武林大戏院表演几天。我想人生的聚散虽然也是偶然的，不过在我们说起来，至少是有些缘的吧？”

文琴说到“缘”字的时候，她又觉得难为情极了，绯红了两颊，俏眼儿逗给他一个甜笑，却是赧赧然地垂下了头。树勋听了这话，心里有些甜蜜的滋味，笑道：“当然，我们的结识绝不是偶然的事，许小姐，那么你在北平不知还有什么人？”

文琴抬起螭首，秋波含了无限哀怨的目光，向树勋默默地凝望了一会儿，低声叹道：“没有什么人了。我现在只有一个人，没有家，没有亲人，就终年地在外边过着流浪的生活。李先生，你想我的身世，不是孤零得太觉可怜了吗？”说到这里，眼皮儿一红，几乎欲盈盈泪下的神气。

树勋听她没爹没娘，而且又没有家，这样孤苦的身世，真个激起了同情的悲哀，遂拍着她的肩胛，向她柔声地安慰道：“许小姐，你别伤心，好在你的年纪正轻，只要不荒唐堕落，将来少不得总有光明的前途。”

文琴抬上纤手在眼皮上揉擦了一下，微微地笑道：“但愿能应了李先生的话，那真叫我要谢天谢地了。只怕我生成是苦命的人，没有……”

树勋听她说得好好的，忽然又转变了话锋，这就急忙伸手把她小嘴儿捂住了，埋怨她道：“许小姐，你别说那些颓丧的话，叫我听了感到难受。”

文琴被他这么一按，她那颗芳心里真是得到了深深的安慰，遂情不自禁地靠到树勋身怀里去，微仰了娇靥，笑道：“那么我前途的光明，是全仗李先生给我创造了。不知李先生心中也可怜我这个苦命的姑娘吗？”

树勋见她这个神情，同时听她这么一说，他一颗心也完全被感动了，环抱了她的娇躯，柔情蜜意地说道：“许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我的能力，来把你的环境改变得好一些的。”

文琴频频地点了点头，秋波含了感激的目光，向他默视了良久，忽然又含笑问道：“瞧我这人好生糊涂的，还没有问李先生是在哪儿读书的，府上除了妈妈外，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吗？”

树勋道：“我在南京航空学校里读书，除了母亲外，还有一个叔父，他是空军司令部里一个上校的职务，平日总也在南京的日子多。”

文琴听了，显了局促的神情，颦蹙了翠眉，沉吟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李先生家庭这么贵族，我怎么有脸跟你做朋友呢？唉，所以我感到忧愁……”

树勋听她这样说，便猛可地把她身子抱住了，说道：“许小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些话来？我以为只要人格高尚，思想纯洁，贫穷又有什么要紧呢？所以你说这些话，倒反而瞧轻我了。”

文琴心里是乐得甜蜜蜜的，掀着笑窝说道：“我并不是说李先生会嫌憎我低贱，只怕你家里的妈妈和叔父会感到我低贱吧。”

树勋忙道：“不，你这话错了，只要我心里爱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感到有些难为情，脸微微一红，却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文琴听了这话，把手扳到他的肩上去，惊喜地问道：“李先生，你真的爱我吗……”

树勋想不到她会问出这一句话来，这就捧着她的粉脸儿笑道：“许小姐，那么你喜欢我爱你吗？”

文琴“哎”了一声，感叹地说道：“李先生，只怕你不肯爱上我罢了，我如何会不喜欢你来爱上我呢？”

树勋听她这样说，觉得她在柔媚之中至少是带有些可怜的成分，遂抱着她的腰肢，明眸脉脉地望着她的粉脸，低声地说道：“许小姐，你别那么说，我觉得你是太惹人爱怜的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正欲向她有个热吻的表示，不料听得一阵脚步声，有人轻轻地走进房中来了。